

「长篇小说」

二十四字呕血签辞 一语道破 二十七年武林秘史

郑丰
著

灵剑

[中]

猛虎藏
异龙现

正道殇
江湖变

独至尊
灵剑泣

天下奔
野火熄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凤凰联动
FONGHONG



郑丰

灵剑

[中]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| 凤凰联动
江苏人民出版社 | FONGHO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剑 (全三册) / 郑丰著. —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0.7

ISBN 978-7-214-05587-3

I. ①灵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67889号



上
卷

楔子	咽血签辞 / 001
第一章	做梦道童 / 011
第二章	替死之鬼 / 019
第三章	虎穴疯子 / 028
第四章	夜袭火庙 / 038
第五章	药仙收徒 / 045
第六章	佳人何往 / 055
第七章	华山少主 / 065
第八章	签辞浮现 / 075
第九章	临别之嘱 / 083
第十章	叛徒凌霄 / 091
第十一章	漂流寻根 / 101
第十二章	雪峰五剑 / 111
第十三章	赤焰尊者 / 121
第十四章	剑细人低 / 128
第十五章	少爷侠客 / 136

第十六章	与君同行 / 145
第十七章	巧计救女 / 155
第十八章	琴箫洗俗 / 161
第十九章	你争我夺 / 168
第二十章	洞庭梅庄 / 175
第二十一章	卑躬屈膝 / 184
第二十二章	百花盛宴 / 194
第二十三章	蓄势待发 / 202
第二十四章	神通之谜 / 210
第二十五章	奇袭叛变 / 219
第二十六章	水晶之宫 / 227
第二十七章	童年旧识 / 234
第二十八章	邪神重现 / 243
第二十九章	误会重重 / 251
第三十章	义气相护 / 258
第三十一章	虎侠传 / 265

第三十二章	百花三仙 / 275
第三十三章	独圣峰上 / 286
第三十四章	失不复得 / 297
第三十五章	神秘女子 / 307
第三十六章	前尘往事 / 312
第三十七章	来客如燕 / 321
第三十八章	同榻谈心 / 328
第三十九章	雪艳传人 / 336
第四十章	情惜浪子 / 343
第四十一章	浪子侠情 / 351
第四十二章	不肖子弟 / 358
第四十三章	泰山往事 / 366
第四十四章	浮云出岫 / 375
第四十五章	流云亲事 / 382
第四十六章	黑风魔怪 / 390
第四十七章	龙场驿丞 / 397

第四十八章	龙宫高手 / 403
第四十九章	群龙之首 / 411
第五十章	同赴峨嵋 / 421
第五十一章	春秋之剑 / 430
第五十二章	各路人马 / 439
第五十三章	峨嵋金顶 / 446
第五十四章	连挑六派 / 455
第五十五章	龙争虎斗 / 464
第五十六章	青云使者 / 471
第五十七章	深陷邪沼 / 481
第五十八章	白云依山 / 490
第五十九章	故人之情 / 498
第六十章	病榻重遇 / 507
第六十一章	雪艳传奇 / 514
第六十二章	若即若离 / 522

第六十三章	重逢未晚 / 529
第六十四章	携手同行 / 537
第六十五章	虎侠之墓 / 543
第六十六章	谷底抉择 / 551
第六十七章	龙帮因由 / 559
第六十八章	潜龙出谷 / 566
第六十九章	风流神剑 / 575
第七十章	降龙万教 / 582
第七十一章	芙蓉狐狸 / 591
第七十二章	打狗棒法 / 598
第七十三章	喇嘛神庙 / 606
第七十四章	火女悲歌 / 612
第七十五章	虎山生变 / 620
第七十六章	真相大白 / 628
第七十七章	别后重逢 / 637
第七十八章	四时剑阵 / 644

第七十九章	山雨欲来 / 650
第八十章	威尊九五 / 656
第八十一章	夜闯王宫 / 662
第八十二章	得而复失 / 669
第八十三章	叛变前夕 / 678
第八十四章	宸濠之乱 / 686
第八十五章	危城之中 / 693
第八十六章	妾身无颜 / 702
第八十七章	生死相依 / 711
第八十八章	笠辞真相 / 719
第八十九章	视死如归 / 728
第九十章	独圣峰上 / 736
第九十一章	龙头遗囑 / 745
第九十二章	龙战于野 / 752
第九十三章	比翼双飞 / 760
后记	767

自己所能夺用的灵能也将愈来愈多。

凌霄得知真相之后，十分震惊。自杀自然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，但是性觉和张炜都不让他自杀。为什么？我该怎么做？他苦心思索：如何才能不自杀而放弃灵能？一定有办法。为什么当年张炜不曾向祖父神卜子请教这一问？是了，他问了如何才能破解段独圣的灵能咒术，神卜子的答案是：“失不复得”。如何才能让段独圣失去灵能咒术？如何才能让自己失去灵能咒术？

他想不出答案。

某日，他想起段独圣曾领他进入定境，进而想起往年虎侠曾长年带他静坐运气。室中无日月，他便开始专注于修炼内息。能站起身时，便持剑练习虎侠传授的剑法。他不愿再受迷药所制，连日不饮不食，不意肚子越饿，头脑反而越发清醒。渐渐地，他对身上的气脉有所领悟，他发现神通灵能与身上气脉有着紧密的关联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等神通在人体中都有着相应的脉络。他潜心探索，一一找出身上的天眼脉、天耳脉、他心脉、宿命脉等的位置，感到一股从未觉知的清气在这些奇脉中流动，甚觉新奇。

又过了不知多久，凌霄每日运气练剑，忽然某日灵犀一现，倏然知道了答案：他可以运气截断自己的神通脉络！脉络一旦断绝，神通灵能也将随之消失。他心中豁然开朗，在禁室中放声大笑，声震四壁，笑自己愚蠢至极，这么久才悟出这条明路。

他生怕自己的觉悟有误，又沉心思索探究了许多日，甚至尝试着运气暂阻天眼脉，果然，自己平时运用自如的天眼通便即相应消失。他欣喜若狂，立即向当时守卫在禁室中的张去疾道：“我想见明王。我想通了，我愿意做他的圣子，辅佐他称霸天下。”张去疾闻言大喜，跪下流泪道：“少教主，你终于想通了，可喜可贺！我立即去报告明王！”

不多时，段独圣来到室中，眼望着这硬气无比、强忍折磨、坚不屈服于己逾年的少年，缓缓说道：“你早些想通，便不必受这许多无谓之苦了。你若真心臣服于我，便将签辞的最后两句告诉我。”凌霄道：“我却怎知你是真心？你得正式立我为圣子，还我自由，我才将这份大礼献给明王。”

段独圣凝望着他，他熟悉尔虞我诈、互相猜疑下的利益交换，因此凌霄提的条件，他完全能明了接受。他当下答道：“好！我明日便举行大礼，立

你为火教圣子。”

次日清晨，侍女来替凌霄梳洗更衣，为他换上了华丽的血红色法服。三大护法恭请凌霄出禁室，来到独圣宫的大殿之上。大殿中供着十尺高的火神塑像，之前是尊八尺高的段独圣塑像，容貌威武堂皇。两旁各列有护法、怪兽、天女等无数塑像，到场观礼的火教教徒总有八九千名。

段独圣站在神坛之上，焚香祷告，诵咒礼拜。凌霄穿着华丽庄严的红色法袍，缓步走向神坛，在神坛前跪下。段独圣转过身，面对着他，口念祷辞，高声道：“圣火明王段独圣，今日谨立凌霄为我圣火神教神火圣子，辅佐本座，一统天下。圣子来日将继承明王大位，统领圣教，万众归伏！”火教教众齐声称颂，山呼万岁，拜伏在地。

凌霄感到自上独圣峰以来，神志从未如此刻这般清醒。他站起身来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段独圣，这是你应得的！”在数千名火教教徒的注目之下，凌霄全心运气，一举截断了自己的天眼脉、天耳脉、他心脉、宿命脉和神足脉。

段独圣完全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着，霎时如五雷轰顶，脸色大变，呆在当地。四周火教徒都感到事情有些不对，却不知道有多么严重。

凌霄感到极为快意，他望着段独圣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从此以后，天下无咒术！没有了灵能，你也只是一介凡夫俗子！”

段独圣愤怒得全身颤抖，狠狠地盯着他，后悔、痛恨、失落、恐惧、不可置信种种情绪在心头翻涌，最深刻的却是如火烧般的愤怒。他咬牙道：“我不会放过你的！”随即念出一串咒语。凌霄身上灼痕陡然燃烧起来，这是段独圣凭自身仅剩的灵能所下的最后毒咒，凌霄感到全身肌肤好似一齐爆裂迸破，剧痛无比，眼前一黑，昏了过去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凌霄缓缓醒转，眼前是一片夜空，一轮弯月挂在天际。他感到身子极为沉重，脑中一片鲁钝浑噩。他抬起头，看到身旁坐着个红衣少女，长发披面，正掩面啜泣。凌霄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瑞娘？”瑞娘旁边还有一人，凌霄感到脑子极为缓慢，半天才认出他来，说道：“张炜？”

张炜道：“你醒了。”他站起身，说道：“你的朋友就将来接你了。我们也该去了。”

张瑞娘嘶声道：“我不回去！就让我死在这儿吧！”张炜默然。

凌霄怔然望向两人，说道：“是你们救了我出来。”张炜道：“是。孩子，你是我见过最有决断的人，我以你为傲。你一举拔去了火教的两根毒牙：灵能和咒术。只是你自己做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。我和瑞娘能力有限，只能趁乱将你带离独圣峰。剩下的路，你仍得自己走下去。”

张瑞娘忽然俯下身，在凌霄唇上一吻。凌霄还未会过意来，张瑞娘已拔出匕首，划在自己咽喉，鲜血瞬时喷出，她倒地而卧。

凌霄惊道：“瑞娘！”爬起身抱住了她的身子，但见她已然断气。凌霄望着她烧毁的半边脸庞，心中惊恐哀痛，一时竟呆了。

张炜神色哀然，过了一阵，才道：“这样也好。不用多久，我也是一般的下场。但我还是得回去。”

凌霄抬头望向张炜，觉得自己蠢笨已极，他慢慢地道：“你要回去？”张炜点头道：“是。如今段独圣失去了灵能咒术，对我们这几个拥有灵能咒术的属下，自会赶尽杀绝。那时在大殿之上，我运用灵能震慑住了段独圣和所有教众，才能平安送你离开。我下山之后，段独圣愤怒如狂，也恐惧无比，他生怕毕刁和段僵会反噬他一口，已立即下手将他们处死了。”

凌霄一时想不起这两人是谁，过了好一阵子，才道：“他……他杀死了两个护法？”

张炜道：“不错。护法都是他的分身，即使他失去了灵能，仍旧有办法杀死自己的分身。”凌霄倏然明白，段独圣不但杀得了张炜，而且必定会杀他。张炜这一回去乃是去送死！他感到一阵惊惶不忍，伸手抓住张炜的手，急道：“你别回去！”

张炜脸露微笑，缓缓摇头，说道：“但是那些孩子们，我得放他们走，让他们回到爹娘的身边。”

便在此时，远处脚步声响起，一人快步奔来，口中叫道：“大哥！大哥！”正是陈近云的声音。

张炜吸了一口气，轻轻握住凌霄的手，黯然道：“孩子，这些日子实在苦了你了。只可怜你还得苦下去。段独圣对你下了最后的毒咒，这毒咒每过一段时日便会发作，却只有他能解除。你要撑下去，我就不多受这十多年的苦了。”说完他站起身，转身大步行去，消失在夜色中。

凌霄望着他的背影，哀伤如潮水般卷上他的心头。这位善心的火教大护法，求得呕血签辞的英雄，一心为爱儿报仇的慈父，竟是如此坚忍地、默默地走向生命的尽头。

便在此时，陈近云奔近前来，一把抱住了凌霄，哽声叫道：“大哥，你……你回来了！”

自从凌霄被逼上独圣峰后，陈近云就留在山下守候，未曾离开，至今已有一年的时间。许飞当时因回护凌霄，得罪同道，被师父罚面壁思过三年，不然他必也会与陈近云一起守候。此时陈近云看到凌霄，忍不住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！”只见凌霄瘦骨嶙峋如饿鬼，双目凹陷似病汉，满面胡须同野人，与一年前精神奕奕的少年已判若两人。

陈近云见他仍怔怔地抱着张瑞娘的尸体，没有再多问，在一旁掘了个坑，助他埋葬了张瑞娘。他扶凌霄骑上玉骢，离开了独圣峰脚下的荒野之地。

凌霄感到脑中一片混沌，比起自己尚有灵能时，好似蠢笨了千百倍。他慢慢整理思绪，将独圣峰上的事情简略告诉了陈近云。陈近云一言不发地听着，听完后，他点点头道：“值得！他成了个寻常人，你却还是你。”

凌霄露出微笑，他知道自己为何这么喜欢陈近云：一般人得知他的抉择后，可能会惊诧，会质疑，会惋惜，只有陈近云能如此云淡风轻，用这三句话总结他的牺牲。

陈近云陪伴着凌霄徐徐回到虎山。凌霄在独圣峰上身心俱受重创，迫不及待想回到虎山，重拾那十年平静安逸的生活。他来到扬老的木屋外，跪下请扬老收留他。

扬老见了，连忙出门扶起他，说道：“孩子，这儿是你的家，什么收留不收留的？”

凌霄哽咽道：“但我已不是明儿了。我因发现自己是凌霄而下山，如今我想做回明儿，只怕已经太迟。”

扬老望着他，但见他虽憔悴虚弱，身形又拔高了不少，面貌神情也成熟了许多，这孩子已从少年长大成人了。扬老心中伤感，流泪道：“好孩子，你一点儿也没变，只是长大了。在我心中，你永远都是我的明儿。”

云儿听见人声，从屋中奔出，惊喜大叫道：“哥哥，你回来了！”冲上

前扑入凌霄怀中。近两年不见，云儿高了许多，脸蛋儿也更加秀美成熟了。凌霄抱起妹妹，脸上不禁露出微笑。他望着温和慈爱的爷爷和天真活泼的妹妹，心中生起一片暖意：人世间还是有许多美好的事物，值得我活下去。

凌霄默默地逃离独圣峰，回到虎山，一如过往地跟随扬老行医济世。这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将出去，当时曾受他解救的武林人物，除了武当王崇真、五虎之一段青虎、丐帮帮主吴三石三人专程前来拜谢之外，余人对他仍存有戒心。江湖上明白凌霄的牺牲和重要者极少，只有少林寺的性觉长老清楚知道，若不是凌霄在那一年的荼毒折磨下未曾屈服，并牺牲自己的灵能以克制段独圣，中原武林早已哀鸿遍野，一片血腥。

凌霄在独圣峰上，曾一度拥有极深广的神通力。他在失去种种灵能之后，感到自己好似顿时成了瞎子、聋子、傻子，但也才明白一般人是如何过日子的。

他知道段独圣在失去灵能之后，一定比自己更加恐惧张皇，暂时不敢轻举妄动。他也知道段独圣绝不会放过自己，没有了灵能、咒术、毒术之后，段独圣必当专注于修炼武功。因此他也日日勤练内功剑术，不敢懈怠。

少林一派对凌霄异常礼遇尊重，因凌霄从不离开虎山，少林方丈便不时派遣高僧来虎山造访，传授凌霄内功和剑术。武林中人不明因由，只知道凌霄是一代奇人虎侠的传人，剑术高妙，便有许多人上山来向他挑战。凌霄从不拒却，借机锻炼自己的剑术。

然而，更少人知道的是凌霄仍深受段独圣的毒咒之苦。每隔数月，他身上的灼痕便会再次发作，令他痛得死去活来，有时持续数个时辰，有时辗转一日一夜方休。他唯有靠勤练内功和剑术来勉强抵御，硬撑过去。

他知道段独圣尚未放弃自己。段独圣要用毒咒威迫自己求饶，威迫自己说出签辞的最后六个字，威迫自己回归火教，辅佐明王征服天下。

但是他不会屈服。



某个阴寒的冬日。虎山脚下的草棚中，一盏昏黄的油灯映照着棚中的一张方桌。桌面的垫枕上搁着一只干枯的左手，手的主人生着一张干枯瘦削的脸，锐利的目光凝望着对桌而坐的大夫。大夫伸出两只手指，搭在那干枯的手腕上，细细诊脉。那大夫看来十分年轻，似乎只有二十出头年纪，眼神中却有股说不出的深沉苍老，仿佛早已历尽沧桑，看透生死。

年轻大夫低眉沉思，过了一阵，才道：“你的内伤不轻。是少林金刚掌么？”

病人点头道：“医侠果然高明。”年轻大夫望向病人，说道：“但这该是十几年前的事了。你却为何等到今日方来求医？”病人脸色微变，忽然手掌一翻，扣住了大夫的手腕，右手疾出，亮出一柄藏在袖中的匕首，直往大夫的咽喉刺去。

便在此时，窗外射入一柄飞刀，将那匕首打飞了去，接着一人破门冲入，挥刀斩向病人。病人不及收回匕首自卫，就被来人砍伤了擒住，制伏在地。

这一切不过是几瞬间的事，那年轻大夫眼望着这一幕发生，始终端坐

桌旁，不曾稍动，神色漠然。

发出飞刀相救的正是白虎蒋苓，冲入房中擒拿病人的乃是黄虎柳大晏。柳大晏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又一个刺客！”望向那年轻大夫，说道：“凌大夫，你没事么？”

大夫摇了摇头，低头望了那杀手一眼，他的内心似乎隐隐盼望这人暗杀成功，结束了自己的性命。

蒋苓走入室中，捡起飞刀，呸了一声道：“这是入冬以来第四个杀手了。段独圣明的不敢来，只来暗的！”

年轻大夫便是凌霄。他默默无语。蒋苓望向他，脸现关切之色，说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凌大夫早些回去休息吧。”

凌霄微微摇头，说道：“不要紧。外边还有几个病家在等候，莫让他们白来一趟。”柳大晏和蒋苓对望一眼，都知劝说不动，柳大晏提起那刺客，和蒋苓走了出去。

凌霄在草棚中看完了最后一个病家，开了药方，送病家出去，这才轻轻吁了一口气。他站起身，穿上厚重的冬衣，走出草棚，但见天色已然全黑，乌沉沉的天际开始飘下片片雪花。

他抬头见扬老背着药箱站在不远处，正与一个矮小的汉子说话，神色凝重。那汉子一身盾甲，全副武装，正是黑虎冯遁。凌霄迎上前去，扬老点头向冯遁示谢，师徒二人冒着风雪严寒，并肩往虎山上行去。冯遁领着七八名弟子手下，远远跟在后面。

扬老叹了口气，对凌霄道：“以后别再下山了，病人让来看便是。”凌霄摇头道：“我不愿躲藏起来。”扬老叹道：“保住性命要紧。五虎虽日夜守护，但总有他们顾不着的地方。”凌霄道：“我早跟青虎大哥说过，不必多此一举。谁要杀我，让他来杀便是。”

扬老闻言一呆，停下步来，转头望向身边这不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说道：“这不是明儿会说的话！”凌霄低头不答。扬老侧头回望，不愿让跟在后面的冯遁听到担心，举步继续前行，说道：“孩子，过去四年来，你身子渐渐恢复，庶几与旧时无异。但我已很久没有见到你开怀欢笑了。”凌霄默然不答。

师徒二人回到山上居处之外，刚满十一岁的云儿迎出门来，笑道：“爷爷，

哥哥，你们回来啦！”

凌霄立时将一切烦恼忧虑全数藏起，脸上露出笑容，上前拉起了妹妹的手，二人说笑着走入屋中。

扬老担忧地望着他的背影，心中感到一股难言地沉重。他想，这孩子还很年轻呵，就已忧郁消沉如此，可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！

这日晚间，凌霄趁夜深人静时，悄悄出门，独自冒雪步向后山。夜里风雪渐大，风声盈耳，森林四下已被一片银白掩盖。他来到幼年时曾随虎侠练气学棍的虎穴，此时虎穴早已空虚，他摸黑在洞中坐下，感觉冰冷的夜色围绕在身周，趋之不散。许多年前，即使在这样的黑暗当中，他也能运用灵能将洞内洞外的事物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是此刻他眼前除了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只能听见自己的喘息逐渐转为粗重，感到体内的气脉开始蠢动：他知道纠缠多年的毒咒又快发作了。他从怀中取出一块破布咬在口中，不想让自己凄厉的叫声回荡在宁静的后山之中。

他喘着息，伸手抱住了头，心想或许这是最后一次了吧？或许今夜我就将死在这里，往后再也不用承受这毒咒之苦了。一了百了，那是最好。他颤抖地从怀中取出一柄小刀，刀锋尖锐锋利，他清楚知道让自己死去最快的方法，便是一刀刺入心脏。他想自戮已不止一次了。正当他持着小刀犹疑不决时，毒咒猛然袭身，凌霄不由自主松手放脱了小刀，滚倒在地，全身缩成一团，牙齿紧紧咬着破布，喉头仍不免呻吟出声。他不得不用全副身心抵抗毒咒烈火焚身的剧痛，早将自杀的念头抛去了九霄云外。那柄小刀静静地躺在地上，冷然陪着它的主人，在黑暗的虎穴中承受这无边的痛苦。

在看不见的黑暗之中，凌霄忽然感觉一只手伸了过来，拾起小刀。手的主人轻轻地托着小刀，静立在虎穴之中，凝视着凌霄挣扎扭动的身躯，一动不动。过了半晌，那人将小刀收起，走上前去。

凌霄毒咒发作时，神志往往陷入半昏迷状态，毒咒过后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也不知道发作了多长时间。他偶尔在事后发现自己身上多出了许多血痕瘀伤，想是在毒咒发作时自己弄伤了自己，当时却半点知觉也无。但是今夜却与往常不同。他在剧痛中忽然感到有人伸手轻触自己的肌肤。那是一双冰冷的手，奇寒如冰，抚摸着身上的火烧灼痕，竟能令他痛楚稍减。

凌霄睁开眼来，洞中漆黑，更望不见人形，但他直觉知道这是个女子，心中不禁充满惊讶疑惑：是谁会来到这虎穴？又是谁出手相助自己？

他的惊疑很快便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打从心底的感激。多年来没有任何事物能略略减轻毒咒的痛苦，但是那双冰冷的手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功效，令他身上的剧痛略减，变得稍稍可以忍受。那双冰冷的手在他最难熬的时刻，耐心地、执着地、爱怜地助他减轻苦楚，不曾稍停。他感到神志逐渐清醒，全神贯注于那双手在自己肌肤各处游走的觉受，呼吸渐稳，心跳减缓，似乎跨出了烈火，站在火圈之外，虽炎热难受而不至于受到灼伤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毒咒倏然解除，凌霄吸了一口气，连忙翻身站起，去寻找那相助之人。此时天色已明，洞外透出微光，他已然看清，洞里只有他一人，那人竟已不知去向。他呆了一阵，伸手抹去脸上身上的汗水，觉得全身疲劳酸软。他忽然想起那柄小刀，在洞中找了一圈，那柄刀却已不见。他心中省悟，小刀是被那女子取去了。

数月之后，他又独自来到后山虎穴之中，等候毒咒发作。此前他已反复想过无数遍，猜测那女子是否会再次出现。这夜洞外又是狂风大雪，漫天盖地，他想她是不会来了。

但是，她仍旧出现了，在他最是痛苦翻腾的时候，依然用那双冰冷的手助他减轻苦楚。凌霄在痛苦初解之际，大起胆子，伸手握住了她的手，说道：“别走！”

那手柔腻滑软，轻轻一抽，便脱出了他的掌握。凌霄知道她正往洞外行去，忍不住叫道：“外面风雪大，你别走！”

一个人影在洞口一晃，那人已冒着风雪出洞而去。凌霄忍痛起身追到洞口，但见雪地上更无足迹，那女子竟已如幽灵般消失无踪。他呆在当地，一时不知是真是幻。

此后他每回发作，那女子都会出现，但是他从来无法留住她，也从来不曾见过她的面目。他所知道的她其实非常有限：只有那双冰冷的手，和那柔软安抚、扣人心弦的轻触。他对她怀藏着深厚的感激、亲近和依恋，然而最让他感到不安及难以释怀的，却是那无法克制的，自己内心对她无尽的遐想。日夜自思，他每每不断回想体味她的轻触，她的体温，她的秀发拂过自

己面颊的微痒。不知多少次他感到一股冲动，想将她搂入怀中，感受她的身躯，贴近她的体热。他内心深处隐隐知道，即使他多年来深自惕守，从不动情，绝不起欲，但是这女子若真的出现在他面前，他必将再难自持。

一年过去了，他饱受毒咒折磨的身子虽未见好转，但也并无恶化。此后他毒咒再发作时，那女子却未再出现，徒留下凌霄无尽的失望、惋惜和想念。然而他的内心开始抱存一线希望：他可以无止境地忍受毒咒，不再动自杀的念头，只教有朝一日她会再次出现，再次陪伴在他的身边。



除夕夜里，虎山上仍如平时一般清冷静谧。凌霄随扬老下山出诊，直到过了晚饭时刻方归。两人心想迟归误了年夜饭，云儿定要不高兴，没想到来到家门前时，屋中却传出阵阵笑声。凌霄听那笑声爽朗开怀，立即认出是谁，喜道：“是近云来了！”

他快步走入屋中，果见陈近云和云儿正对坐谈笑，云儿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跑过来拉着哥哥的手，说道：“哥哥，近云哥哥说他又被逼婚啦，你说好笑不好笑！”

陈近云忙起身向扬老行礼见过。凌霄惊喜交集，上前抱住了陈近云，说道：“好兄弟，你怎么来了？”陈近云笑道：“兄弟特地来大哥这儿过年，凑个热闹啊。”

大家坐下吃了年夜饭。饭后扬老和云儿早去休息，凌霄与陈近云对坐饮酒。他见这个义弟仍如数年前一般不修边幅，风尘仆仆，十分落拓的模样，心中感到一阵温暖，露出少见的笑容，说道：“我在这山上深居简出，却也